

孟 晖 著

花间十六声



口脂
黛眉

添香
熏笼
香兽与香囊
帐中香

宝钿与金粟
结条钗
犀梳与牙梳

金泥衣
金缕衣

红酥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花间十六声

孟 晖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间十六声 / 孟晖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9

ISBN 7-108-02342-3

I. 花… II. 孟…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14835号

责任编辑 汪家明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9月北京第1版

200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880毫米 1/19 印张 19.25

字 数 264千字 图片 192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39.00元

目 录

床上屏风	2
枕前的山水	26
山枕	40
水车	64
口脂	76
黛眉	98
添香	126
熏笼	140
香兽与香囊	154
帐中香	170
宝钿与金粟	192
结条钗	214
犀梳与牙梳	234
金泥衣	256
金缕衣	270
红酥	292

床上屏风

月落星沉，楼上美人春睡。绿云倾，金枕腻，画屏深。

一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捕流萤。天街
夜色凉如水，卧看牛郎织女星。

再过两代人，要理解这首诗，大概就困难了。截止到我这一代，在童年时多多少少，还都有夏夜露天乘凉的经验。但是，进入空调时代之后，特别是，一旦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确立为全社会的标准之后，夏天在室外乘凉、过夜，就会被视为下等人的粗鄙作风，而受到摒弃。

铺一张席子，或者摆一张竹床在露天的庭院里，一家人都是背心短裤之类的随意穿着，散漫地躺在席、床上，摇着扇子，由大人给孩子讲述各种传说和传闻，直到夜深。难耐的暑热终于有所消退，人们于是酣然一觉到天

明。这样一种度夏的风俗，实际上已经在急速地从当代生活中退位。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无论多么炎热，一家人都可以安坐在空调制冷的客厅里，盯着彩电，接受媒体提供的关于世界各地的信息，这是一种进步。

到目前为止，只要关于纳凉的传统方式还在人们的记忆中依稀残存，杜牧的这首《秋夕》就几乎是明白如话——它写的，是我们所经验过的生活，并且是经验中最日常、最温馨的部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熟悉感，使人无意对这首诗再作深究。其实细一想是很奇怪的，在一首露天纳凉的诗作中，怎么会有“画屏”也就是屏风呢？

答案就在宋人绘画中。传世宋元画作之中有几幅描绘人们夏日纳凉的作品，其中，摆设庭院中或水亭上的凉床，都在床头设有屏风。如宋代佚名画家所作的《槐阴消夏图》，槐树下，一位士大夫袒腹仰卧在大榻上“昼寝”，在他头顶的床前，挡着一座落地式大屏风。在《荷亭儿戏图》中，临水的敞亭中摆着一张大榻，一个可爱的婴孩正在床上玩耍，由母亲在一旁照看着，这张大床榻的一端，摆有一张很小的屏风，直接设在床上。同样的，在相传为宋人王诜所作的《绣枕晓镜图》上，摆设露天的一张床榻，在其一端也放有一张小屏风。最典型的是南宋佚名画家（传为赵伯驩）的《风檐展卷图》，图中表现一座用于度夏的敞轩，轩上横放一张凉床，凉床之后竖有一座落地大屏风。一位士大夫随意侧坐在床上，倚着一张当时夏日流行使用的竹枕，在近枕的床头一端，安放着一张小屏风。

《风檐展卷图》对宋人消暑生活方式有最好的展示，值得重点研究。这里只谈画中床头上小屏风。从唐宋文学中看，当时的实际生活中，在安置床头一端的床头，确实会安放屏风，在宋代，这样的屏风叫做“枕屏”。如南宋人洪迈《夷坚志》支庚卷第九中，讲了一个“程老枕屏”的故事，说有一位叫程景阳的老先生“夜卧，灯未灭”，忽然看见两位美女，对老先生施以骚扰。大家也猜不出是什么缘故，“久之，因碎所卧枕屏，方于故画绢中得二女，盖为妖者，亟焚之”——过了一阵以后，老先生床头的枕屏被搞碎了，这



《风檐展卷图》对宋人消暑生活方式有最好的展示，值得重点研究。这里只谈画中床头上的小屏风。从唐宋文学中看，当时的实际生活中，在安置枕头一端的床头，确实会安放屏风，在宋代，这样的屏风叫做“枕屏”。



宋人佚名作品《风檐展卷图》

才发现，屏面的内层夹衬有旧绢，这旧绢上原有绘画——实际是把画在绢上的旧画裱做了屏面的内衬——所画内容正是两个美女，不知怎的成精作怪起来。这个故事说明，在宋代人的生活中，“枕屏”是睡床上常见的设置，屏面一般用绢等丝织品制作。

关于枕屏，扬之水先生所著《宋人居室的冬和夏》一文中有相当周全的介绍。使用枕屏的起居风俗并非宋人独有，至迟在唐代，就已经使用枕屏，当时叫“枕障”，如李白就有《巫山枕障》诗，顾况《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一诗则说：“杜生知我恋沧洲，画作一障张床头。”可知枕障与枕屏同属一物，张设在床头。至于其作用，在于为头部挡风。白居易《猿屏赞》前小序就明确说：“予旧病头风，每寢息，常以小屏风卫其首。”

在床畔张设屏风，用以挡风，在当时显然是很普遍的做法，比如《全唐诗》中收有杨衡的《春日偶题》：

何处春先到，桥东水北亭。冻花开未得，冷酒酌难醒。就日移轻榻，遮风展小屏。不劳人劝醉，莺语渐叮咛。

非常明确地讲，安放小屏风是为了挡风；这小屏风的安放处，显然应该是在“轻榻”上。白居易《闲卧》一诗表达了极其相同的意思：

尽日前轩卧，神闲境亦空。有山当枕上，无事到心中。帘卷侵床日，屏遮入座风。望春春未到，应在海门东。

这种挡在床畔的屏风，有落地式大屏风，也有小屏风。如白居易《自咏老身示诸家属》有云：

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书听孙子读，汤看侍儿煎。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支分闲事了，爬背向阳眠。

床榻置于屏风之“下”，显然这里所言是一座落地式大屏风。落地式大屏风的位置，往往并不在设枕一端的床头，这种大屏风更经常被安置在床、榻背沿的一侧，为床上的人挡住从背后袭来的风寒，典型如相传五代周文矩所作的《重屏会棋图》、宋人牟益的《捣练

图》、宋人佚名画作《消暑图》、《羲之自写真图》、《荷亭对弈图》等作品中描绘的情景。《风檐展卷图》中，就是在凉床背后安置一张落地式大屏风，挡住从背后袭来的凉风；在枕头所在的床头再放一张小屏风，专为头部挡风。显然，《风檐展卷图》以及《荷亭儿戏图》、《绣枕晓镜图》中那种放在枕头前的小屏，才是“枕屏”的主流。《槐阴消暑图》中那一在枕前的床头挡一座落地大屏风的做法，实属少见。白居易在作品中一再提及“小屏风卫其首”的对策：

短屏风掩卧床头，乌帽青毡白氍裘，卯饮一杯眠一觉，世间何事不悠悠。

（《卯饮》）

低屏软褥卧藤床，异向前轩就日阳。（《病中诗十五首》“就暖偶酌戏诸诗酒旧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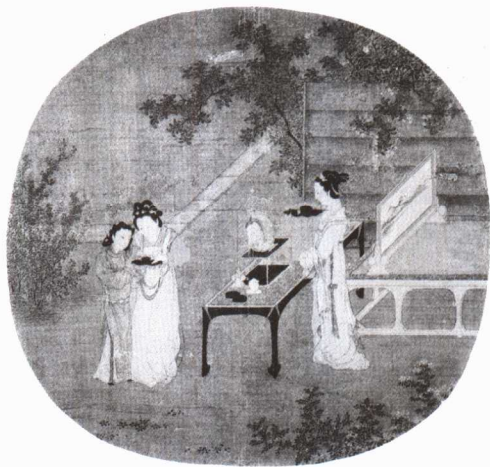
“短屏风”、“低屏”以及杨衡《春日偶题》中的“小屏”，都显示“掩”在床头的小屏风一般不大。宋人欧阳修《书素屏》一诗中更具体谈到，“我行三千里，何处与我亲。念此尺素屏，曾不离我身”，“开屏置床头，辗转夜向晨”。用于安放床头的小屏风，可以装在行李中，长途携带，到旅馆之后，随时取出来摆在枕前，可见这种“尺素”小屏体积不大，玲珑得紧。

在唐宋时代，小枕屏被派了大用场。比如白居易诗中喜欢谈的一种享受：“低屏软褥卧藤床，异向前轩就日阳。”诗人在病中，不想总憋闷在卧室里，要到比较开敞的轩厅中晒一晒太阳，透一透气，家人就把低屏、软褥、藤床这一套配备都抬到前轩去。藤床显然不是正式的卧床，它轻便，可以四处搬动，属于便榻的范围。杨衡《春日偶题》中说得 clearer：“就日移轻榻，遮风展小屏。”这张“轻榻”被搬出了家门，一直抬到“桥东水北亭”，而且，为了享受阳光，还不断地把“轻榻”加以挪移，足见这张榻非常小巧，移动轻便，是便榻。

床头小屏风更重要的用场，是在夏季。正如《风檐展卷图》、《荷亭儿戏图》所描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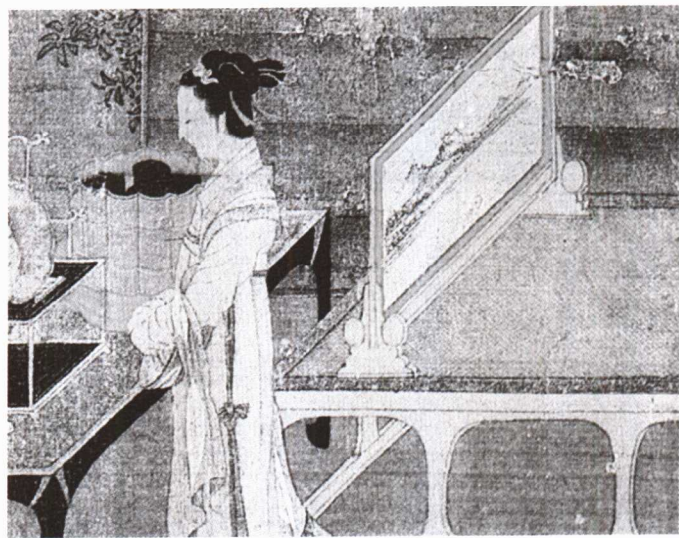
挡在床头的小屏风上，画有水墨山水。

传为宋人王诜《绣枕晓镜图》局部



床上
屏风

枕畔风摇绿户。唤人醒，不教梦去。可怜恰到，瘦石寒泉，冷云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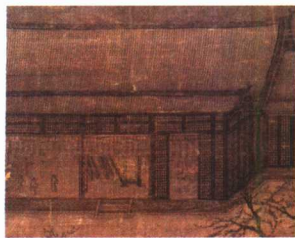
宋人佚名作品《荷亭儿戏图》局部

花
间
十
六
声



一处避暑的场所，水亭之类开敞的堂阁，四周的“隔子门（活动门扇）”都卸下来了，因此，亭阁四周只有绿色栏杆围绕。

显然，《风檐展卷图》以及《荷亭儿戏图》、《绣枕晓镜图》中那种放在枕头前的小屏，才是“枕屏”的主流。



在堂阁的檐下，连排安装隔子门，门上糊纸，用以代替墙壁，在唐宋时代是非常流行的做法。
宋马远《华灯侍宴图》局部

的，夏天，唐宋人喜欢在开敞的空间中过夜，如水亭、凉殿、除去门窗的堂阁、小楼二层上的阁子等，都是陈设卧榻的地方。一般是安设一架碧纱橱，把藤或竹的凉床设在其中，铺上竹席，摆上石、瓷或竹的硬枕，就在这碧纱橱里午休、过夜。在这种情况下，常在床头设一张小屏风，替头部挡一挡风。如宋人李纲《感皇恩》“枕上”：

西阁夜初寒，炉烟轻袅。竹枕绡衾素屏小。片时清梦，又被木鱼惊觉。半窗残月影，天将晓。

毛滂《烛影摇红》“松窗午梦初觉”：

一亩清阴，半天潇洒松窗午。床头秋色小屏山，碧帐垂烟缕。枕畔风摇绿户。唤人醒、不教梦去。可怜恰到，瘦石寒泉，冷云幽处。

杜安世《合欢带》：

楼台高下玲珑。斗芳草、绿阴浓。芍药孤栖香艳晚，见樱桃、万颗初红。巢喧乳燕，珠帘镂曳，满户香风。罩纱帟、象床屏枕，昼眠才似朦胧……到如今、扇移明月，簟铺寒浪与谁同。

蔡确《夏日登车盖亭》一诗交代得更直接：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如此说来，“银烛秋光冷画屏”中的“画屏”，就该是枕屏，安置在床榻的枕头前。诗中是说，把凉床摆在露天，在床头挡一张小屏风，点上一枝蜡烛，然后就这样仰卧乘凉，悠然遥看银河横天，牛郎、织女二星悄悄会合。诗中所写大约是七夕之夜，时节已入初秋，暑热消退，凉意轻起，所以说烛光为“秋光”。

《花间集》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如和凝《山花子》有云：

银字笙寒调正长，水纹簟冷画屏凉。

李珣《浣溪沙》有云：

翠叠画屏山隐隐，冷铺纹簟水淋漓，断魂何处一蝉新。

把“画屏”与水文簟，也就是竹编凉席联系在一起，更加明确地指明了“画屏”是枕屏，摆在夏日的凉床上。明白了这样一种安排，也就可以懂得唐人韩偓的《已凉》何以会写：

碧阑干外绣帘垂，猩血屏风画折枝。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

这里的描写，正与《荷亭儿戏图》上所画的环境相类似：一处避暑的场所，水亭之类开敞的堂阁，四周的“隔子门（活动门扇）”都卸下来了，因此，亭阁四面只有绿色栏杆围绕，栏杆外，檐下垂着遮阳光、挡暑气的帘幕。亭中的凉床上，艳红的枕屏画有折枝花，床上铺着藤席一类的凉席，因为秋意已生，所以凉席上添铺了小块的锦褥。暑天已经过去了，天气转凉，可是也还没有真冷，这样的时节，这样的环境，当然让人非常惬意。

二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注意到，在《花间集》以及众多唐宋诗人的作品中，一旦涉及到床，涉及到人们的起床与就寝，往往就有“屏风”在其中掺和。如五代冯延巳《更漏子》中明确提到：“红蜡烛，弹棋局，床上画屏山绿。”宋人晏几道《浣溪沙》也道：“床上银屏山几点。”但是，如果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很多作品中提到的屏风，还不像是《荷亭儿戏图》、《绣枕晓镜图》中的那种小单屏：

亭高百尺立春风，引得君王到此中。床上翠屏开六扇，折枝花绽牡丹红。

（五代花蕊夫人《宫词》）

床上的屏风有“六扇”，就是六个扇屏相连形成的联屏。

在床上安放多扇联屏，这种习惯，早在《东宫旧事》（《太平御览》，中华书局，3129页）中就有记载：晋代，“皇太子纳妃，有床上屏风十二牒，织成、漆连、银钩钮，

织成连地屏风十四牒，铜环钮”。可见，放在床上的屏风与落地式屏风完全不同，有明确的区别。无独有偶，在古老的《女史箴图》上，为“出其言善，千里应之；苟违斯义，同寝以疑”一句所作的插图，是表现一对夫妻坐在床上，彼此怀疑地凝视、打量。这里表现的床，形制相当特别，没有安装木制的床栏，在本该是床栏的位置，沿着床沿的四周，安放了一圈联屏式的多扇屏风。实际上，这也是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床上屏风”的最完整的图绘资料。《女史箴图》是为西晋张华《女史箴》一文所作的连环插图，相传为东晋顾恺之所作。虽然具体作者今天已经很难断定，但是，画中所表现的诸多细节都显露了它的诞生年代。比如服饰，就明显不属于南北朝时期，而呈现为更早时期——东汉到两晋——的流行式样。所以说，这一作品应该是产生于南北朝以前。如此，《女史箴图》的表现与《东宫旧事》的记录互相呼应，说明起码在晋代，就有了在床上安设多扇联屏式屏风以代替床栏的做法。最意味的是，《女史箴图》的这一圈屏风在床正面有四扇屏面，相对应的，在床背一面显然也只能有四扇屏面（显露在画面上只有三扇，其余部分被人物与帐帷挡住），左右相对各有两扇屏面，加在一起，正是一组十二扇屏风，与“床上屏风十二牒”的形制完全一致。

近年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浅浮雕贴金彩绘围屏石榻、隋虞弘墓汉白玉石椁上的联屏式浮雕等，应该都与“床上屏风”这一当时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起居方式相关。同样形式的床，也出现在了多幅以“维摩诘问疾品”为题材的唐代敦煌壁画作品中。题材的内容是讲维摩诘犯矫情，在文殊菩萨面前装病不起，非要歪在床上谈佛法。敦煌壁画同一题材的不同作品中，维摩诘的床在形式上基本一致，也与《女史箴图》中极为接近：床边缘，用联屏式屏风代替床栏；同时，床四角立有帐杆，支撑起华丽的床帐；床帐的帐帷，如果垂放下来，是围护在屏风之外。

《东宫旧事》中说，床上屏风有“十二牒”，并且配有“银钩钮”——推测就是“交

同衾以疑

传为东晋顾恺之所作《女史箴图》局部

花间十六声



当代人根据南越王墓出土的整套屏风构件，复原出汉代多扇屏风的面貌。



在贵族的居室里，华丽屏风不仅是实用的家具，也是重要的装饰陈设。因此，不仅屏面精美，其金属构件也制作精心。这是从汉代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一件鎏金铜屏风托座，采用了“越人操蛇”的构思，造型奇诡，富有地方色彩，如同一件立体的雕塑品。（广东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关”，也就是金属合页。这条线索暗示着，床上屏风是可以开合的折叠屏风。唐人王琚《美女篇》中恰有“屈曲屏风绕象床，菱蕤翠帐缀香囊”之句，明言是由折叠屏风环绕卧床一周。在床上安置一圈折叠屏风，这样一种设置形成了当时很有特色的起居风俗。《女史箴图》中的床上屏风，在其正面——人们上下床的一侧，四扇联屏恰恰是活动的、折叠式的，分为左右两组，一组两扇，如同对开的折叠门：把两组屏扇分别折叠起来，人们就可以方便地上下床；相反，如果把两组屏扇都拉平，就如同在床前竖起了一道矮墙。图中，因为做丈夫的正坐在床边，所以，左右两组屏扇上，里侧的一扇屏扇都被打开，悬在半空中。南朝庾信《镜赋》中写道：

天河渐没，日轮将起，燕噪吴王，乌惊御史。玉花簾上，金莲帐里，始折屏风，新开户扇，朝光晃眼，早风吹面。临桁下而牵衫，就箱边而着钗。

描写早晨起床的过程，女性在“玉花簾上，金莲帐里”醒来，首先要做的是折合起屏风，然后再去打开房门。根据《女史箴图》中的床上屏风形制，我们可以断定此处的文义，“始折屏风”之“屏风”，是指安置在“玉花簾上，金莲帐里”的联屏式床上屏风，有这样的一圈屏风围在床周围，女性想要下床，就得先把挡在床正面的几扇屏风推合（“始折”）。李商隐《屏风》一诗，则描写了床上屏风打开之后的效果：六曲连环接翠帷，高楼半夜酒醒时。掩灯遮雾密如此，雨落月明俱不知。

“屈曲屏风绕象床”的形式显然一直延续到了五代、宋：

小屏屈曲掩青山，翠帟香粉玉炉寒，两蛾攒。（顾夐《虞美人》）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温庭筠《菩萨蛮》）

屏半掩，枕斜欹，蜡泪无言对垂。（李珣《望远行》）

翡翠屏开绣幄红，谢娥无力晓妆慵，锦帷鸳被宿香浓。（张泌《浣溪沙》）

词中的屏风，与帐帷、枕头等联系在一起，可见是床上屏风，而它们是“屈曲”的，可以“掩”、“半掩”，还可以“开”，是折叠屏风。

对于这样的一种床上设置，宋人作品中涉及颇多。如苏轼《答吴子野书》中说：“近有李明者，画山水新有名，颇用墨不俗，辄求得一横卷，长可用木床绕屏。”周邦彦《月中行》“怨恨”有句：“团团四壁小屏风，啼尽梦魂中。”（此据《全宋词》。一作“团团四壁小屏风，泪尽梦啼中”，见《片玉词》。）这类床上屏风在宋代也一样被呼为“枕屏”，宋人在咏及这种多扇联屏式的枕屏时，考虑到它的形式特点，常常用“围”字来形容。如欧阳修《蝶恋花》中即有“枕畔屏山围碧浪”之句；赵师侠《醉江月·题赵文炳枕屏》中，借枕屏咏情，有“枕山平远。记当年小阁，牙床曾展”、“围幅高深春昼永”、“曲屏环枕”这样的句子；陈著《沁园春》“咏竹窗纸枕屏”则云：“小枕屏儿，面儿素净，吾自爱之。向春晴欲晓，低斜半展，夜寒如水，屈曲深围。”枕屏，或说床上屏风这一“屈曲”，也就是屏扇来回折叠的形式，也让它在文学中得名“曲屏”、“屏山”。

从唐宋文学与艺术的表现来看，折叠式床上屏风主要用于寒冷的季节，在夜晚，把就寝人整个地保护起来。白居易在《新秋晓兴》中比较清楚地谈到了这一点：

浊暑忽已退，清宵未全长……枕低茵席软，卧稳身入床。睡足景犹早，起

初风乍凉。展张小屏幃，收拾生衣裳。

说难挨的暑夏过去，不那么炎热了，所以“卧稳身入床”，不再在露天或开敞亭轩中设凉床过夜，而是回到卧室中正式的卧床上休息。不过季节转换得很快，凉意乍起，风中带了寒气，于是人们开始做换季的准备。在唐代，换季的工作有两项重点：一是“展张小屏幃”；二是把夏天的衣服收藏起来，拿出秋衣。“小屏幃”如果安置在地上，起不了什么作用，正如前面所述，“小屏”的角色就是用于床上，而且，诗的前几句一直是在讨论睡觉问题，所以，可以推测这“小屏幃”是指床上屏风；用“展张”二字，则显示其是折叠